

<<彷徨>>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彷徨>>

13位ISBN编号：9787540461812

10位ISBN编号：7540461810

出版时间：2013-6

出版时间：鲁迅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3-06出版)

作者：鲁迅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彷徨>>

前言

我做小说，是开手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的。这一种运动，现在固然已经成为文学史上的陈迹了，但在那时，却无疑地是一个革命的运动。我的作品在《新青年》上，步调是和大家大概一致的，所以我想，这些确可以算作那时的“革命文学”。

然而我那时对于“文学革命”，其实并没有怎样的热情。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

民族主义的文学家在今年的一种小报上说，“鲁迅多疑”，是不错的，我正在疑心这批人们也并非真的民族主义文学者，变化正未可限量呢。

不过我却又怀疑于自己的失望，因为我所见过的人们，事件，是有限得很的，这想头，就给了我提笔的力量。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既不是直接对于“文学革命”的热情，又为什么提笔的呢？

想起来，大半倒是为了对于热情者们的同感。

这些战士，我想，虽在寂寞中，想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

首先，就是为此。

自然，在这中间，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

但为达到这希望计，是必须与前驱者取同一的步调的，我于是删削些黑暗，装点些欢容，使作品比较的显出若干亮色，那就是后来结集起来的《呐喊》，一共有十四篇。

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

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

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不过已经逃不出在散漫的刊物上做文字，叫作随便谈谈。

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后印成一本，谓之《野草》。

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

新的战友在那里呢？

我想，这是很不好的。

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不料这大口竟夸得无影无踪。

逃出北京，躲进厦门，只在大楼上写了几则《故事新编》和十篇《朝花夕拾》。

前者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后者则只是回忆的记事罢了。

此后就一无所作，“空空如也”。

可以勉强称为创作的，在我至今只有这五种，本可以顷刻读了的，但出版者要我自选一本集。

推测起来，恐怕因为这么一办，一者能够节省读者的费用，二则，以为由作者自选，该能比别人格外明白罢。

对于第一层，我没有异议；至第二层，我却觉得也很难。

因为我向来就没有格外用力或格外偷懒的作品，所以也没有自以为特别高妙，配得上提拔出来的作品。

没有法，就将材料，写法，都有些不同，可供读者参考的东西，取出二十二篇来，凑成了一本，但将给读者一种“重压之感”的作品，却特地竭力抽掉了。

这是我现在自有我的想头的：“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

<<彷徨>>

好梦的青年。

”然而这又不似做那《呐喊》时候的故意的隐瞒，因为现在我相信，现在和将来的青年是不会有这样的心境的了。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四日，鲁迅于上海寓居记。

<<彷徨>>

内容概要

《彷徨(插图珍藏本)》是鲁迅写于五四运动后的短篇小说集，深刻剖析国民性，表现在革命征途上探索的心情，是为“彷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充分展现了智慧的痛苦。文笔深沉悲壮，忧愤深广地表达出对自由的探讨、对人性的扫描、对弱者的关注、对时俗的思考，从精神上启迪着国人。

<<彷徨>>

作者简介

鲁迅（1881—1936），文学家、思想家，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原名周樟寿，字豫才，后改名树人，笔名鲁迅等，代表作有《呐喊》、《彷徨》、《朝花夕拾》、《华盖集》《南腔北调集》等。

书籍目录

孤独者 001 伤逝 030 祝福 056 在酒楼上 078 示众 091 高老夫子 098 离婚 110 长明灯 122 幸福的家庭 136 肥皂
147 弟兄 161 孔乙己 175 《阿Q正传》的成因 182 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 191 阿Q正传 194

<<彷徨>>

章节摘录

版权页：孤独者——我和魏连受相识一场，回想起来倒也别致，竟是以送殓始，以送殓终。那时我在S城，就时时听到人们提起他的名字，都说他很有些古怪：所学的是动物学，却到中学堂去做历史教员；对人总是爱理不理的，却常喜欢管别人的闲事；常说家庭应该破坏，一领薪水却一定立即寄给他的祖母，一日也不拖延。

此外还有许多零碎的话柄；总之，在S城里也算是一个给人当作谈助的人。

有一年的秋天，我在寒石山的一个亲戚家里闲住；他们就姓魏，是连受的本家。

但他们却更不明白他，仿佛将他当作一个外国人看待，说是“同我们都异样的”。

这也不足为奇，中国的兴学虽说已经二十年了，寒石山却连小学也没有。

全村中，只有连受是出外游学的学生，所以从村人看来，他确是一个异类；但也很妒羨，说他挣得许多钱。

到秋末，山村中痢疾流行了；我也自危，就想回到城中去。

那时听说连受的祖母就染了病，因为是老年，所以很沉重；山中又没有一个医生。

所谓他的家属者，其实就只有一个这祖母，雇一名女工简单地过活；他幼小失了父母，就由这祖母抚养成人的。

听说她先前也曾经吃过许多苦，现在可是安乐了。

但因为他没有家小，家中究竟非常寂寞，这大概也就是大家所谓异样之一端罢。

寒石山离城是旱道一百里，水道七十里，专使人叫连受去，往返至少就得四天。

山村僻陋，这些事便算大家都要打听的大新闻，第二天便轰传她病势已经极重，专差也出发了；可是到四更天竟咽了气，最后的话，是：“为什么不肯给我一会连受的呢？”

……”族长，近房，他的祖母的母家的亲丁，闲人，聚集了一屋子，豫计连受的到来，应该已是入殓的时候了。

寿材寿衣早已做成，都无须筹画；他们的第一大问题是在怎样对付这“承重孙”（2），因为逆料他关于一切丧葬仪式，是一定要改变新花样的。

聚议之后，大概商定了三大条件，要他必行。

一是穿白，二是跪拜，三是请和尚道士做法事。

总而言之：是全都照旧。

他们既经议妥，便约定在连受到家的那一天，一同聚在厅前，排成阵势，互相策应，并力作一回极严厉的谈判。

村人们都咽着唾沫，新奇地听候消息；他们知道连受是“吃洋教”的“新党”，向来就不讲什么道理，两面的争斗，大约总要开始的，或者还会酿成一种出人意外的奇观。

传说连受的到家是下午，一进门，向他祖母的灵前只是弯了一弯腰。

族长们便立刻照豫定计画进行，将他叫到大厅上，先说过一大篇冒头，然后引入本题，而且大家此唱彼和，七嘴八舌，使他得不到辩驳的机会。

但终于话都说完了，沉默充满了全厅，人们全数悚然地紧看着他的嘴。

只见连受神色也不动，简单地回答道：“都可以的。”

”这又很出于他们的意外，大家的心重担都放下了，但又似乎反加重，觉得太“异样”，倒很有些可虑似的。

打听新闻的村人们也很失望，口口相传道，“奇怪！”

他说‘都可以’哩！

我们看去罢！

”都可以就是照旧，本来是无足观了，但他们也还要看，黄昏之后，便欣欣然聚满了一堂前。

我也是去看的一个，先送了一份香烛；待到走到他家，已见连受在给死者穿衣服了。

原来他是一个短小瘦削的人，长方脸，蓬松的头发和浓黑的须眉占了一脸的小半，只见两眼在黑气里发光。

那穿衣也穿得真好，井井有条，仿佛是一个大殓的专家，使旁观者不觉叹服。

<<彷徨>>

寒石山老例，当这些时候，无论如何，母家的亲丁是总要挑剔的；他却只是默默地，遇见怎么挑剔便怎么改，神色也不动。

站在我前面的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太太，便发出羡慕感叹的声音。

其次是拜；其次是哭，凡女人们都念念有词。

其次入棺；其次又是拜；又是哭，直到钉好了棺盖。

沉静了一瞬间，大家忽而扰动了，很有惊异和不满的形势。

我也不由的突然觉到：连受就始终没有落过一滴泪，只坐在草荐上，两眼在黑气里闪闪地发光。

大殓便在这惊异和不满的空气里面完毕。

大家都快快地，似乎想走散，但连受却还坐在草荐上沉思。

忽然，他流下泪来了，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嚎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这模样，是老例上所没有的，先前也未曾豫防到，大家都手足无措了，迟疑了一会，就有几个人上前去劝止他，愈去愈多，终于挤成一大堆。

但他却只是兀坐着号咷，铁塔似的动也不动。

大家又只得无趣地散开；他哭着，哭着，约有半点钟，这才突然停了下来，也不向吊客招呼，径自往家里走。

接着就有前去窥探的人来报告：他走进他祖母的房里，躺在床上，而且，似乎就睡熟了。

隔了两日，是我要动身回城的前一天，便听到村人都遭了魔似的发议论，说连受要将所有的器具大半烧给他祖母，余下的便分赠生时侍奉，死时送终的女工，并且连房屋也要无期地借给她居住了。

亲戚本家都说到舌敝唇焦，也终于阻挡不住。

恐怕大半也还是因为好奇心，我归途中经过他家的门口，便又顺便去吊慰。

他穿了毛边的白衣出见，神色也还是那样，冷冷的。

我很劝慰了一番；他却除了唯唯诺诺之外，只回答了一句话，是：“多谢你的好意。”

二我们第三次相见就在这年的冬初，S城的一个书铺子里，大家同时点了一点头，总算是认识了。

但使我们接近起来的，是在这年底我失了职业之后。

从此，我便常常访问连受去。

一则，自然是因为无聊赖；二则，因为听人说，他倒很亲近失意的人的，虽然素性这么冷。

但是世事升沉无定，失意人也不会长是失意人，所以他也就很少长久的朋友。

这传说果然不虚，我一投名片，他便接见了。

两间连通的客厅，并无什么陈设，不过是桌椅之外，排列些书架，大家虽说他是一个可怕的“新党”，架上却不很有新书。

他已经知道我失了职业；但套话一说就完，主客便只好默默地相对，逐渐沉闷起来。

我只见他很快地吸完一枝烟，烟蒂要烧着手指了，才抛在地面上。

“吸烟罢。”

他伸手取第二枝烟时，忽然说。

我便也取了一枝，吸着，讲些关于教书和书籍的，但也还觉得沉闷。

我正想走时，门外一阵喧嚷和脚步声，四个男女孩子闯进来了。

大的八九岁，小的四五岁，手脸和衣服都很脏，而且丑得可以。

但是连受的眼里却即刻发出欢喜的光来了，连忙站起，向客厅间壁的房里走，一面说道：“大良，二良，都来！”

你们昨天要的口琴，我已经买来了。

孩子们便跟着一齐拥进去，立刻又各人吹着一个口琴一拥而出，一出客厅门，不知怎的便打将起来。

有一个哭了。

“一人一个，都一样的。”

不要争呵！

他还跟在后面嘱咐。

<<彷徨>>

“这么多的一群孩子都是谁呢？”

“我问。”

“是房主人的。”

他们都没有母亲，只有一个祖母。

“房东只一个人么？”

“是的。”

他的妻子大概死了三四年了罢，没有续娶。

——否则，便要不肯将余屋租给我似的单身人。

“他说着，冷冷地微笑了。”

我很想问他何以至今还是单身，但因为不很熟，终于不好开口。

只要和连受一熟识，是很可以谈谈的。

他议论非常多，而且往往颇奇警。

使人不耐的倒是他的有些来客，大抵是读过《沉沦》（3）的罢，时常自命为“不幸的青年”或是“零余者”，螃蟹一般懒散而骄傲地堆在大椅子上，一面唉声叹气，一面皱着眉头吸烟。

还有那房主的孩子，总是互相争吵，打翻碗碟，硬讨点心，乱得人头昏。

但连受一见他们，却再不像平时那样的冷冷的了，看得比自己的性命还宝贵。

听说有一回，三良发了红斑痧，竟急得他脸上的黑气愈见其黑了；不料那病是轻的，于是后来便被孩子们的祖母传作笑柄。

“孩子总是好的。”

他们全是天真……。

“他似乎也觉得我有些不耐烦了，有一天特地乘机对我说。”

“那也不尽然。”

“我只是随便回答他。”

“不。”

大人的坏脾气，在孩子们是没有的。

后来的坏，如你平日所攻击的坏，那是环境教坏的。

原来却并不坏，天真……。

我以为中国的可以希望，只在这一点。

“不。”

如果孩子中没有坏根苗，大起来怎么会有坏花果？

譬如一粒种子，正因为内中本含有枝叶花果的胚，长大时才能够发出这些东西来。

何尝是无端……。

“我因为闲着无事，便也如大人先生们一下野，就要吃素谈禅（4）一样，正在看佛经。”

佛理自然是并不懂得的，但竟也不自检点，一味任意地说。

然而连受气忿了，只看了我一眼，不再开口。

我也猜不出他是无话可说呢，还是不屑辩。

但见他又显出许久不见的冷冷的态度来，默默地连吸了两枝烟；待到他再取第三枝时，我便只好逃走了。

这仇恨是历了三月之久才消释的。

原因大概是一半因为忘却，一半则他自己竟也被“天真”的孩子所仇视了，于是觉得我对于孩子的冒渎的话倒也情有可原。

但这不过是我的推测。

其时是在我的寓里的酒后，他似乎微露悲哀模样，半仰着头道：“想起来真觉得有些奇怪。”

我到你这里来时，街上看见一个很小的孩子，拿了一片芦叶指着我道：杀！

他还不很能走路……。

“这是环境教坏的。”

“我即刻很后悔我的话。”

<<彷徨>>

但他却似乎并不介意，只竭力地喝酒，其间又竭力地吸烟。

“我倒忘了，还没有问你，”我使用别的话来支梧，“你是不大访问人的，怎么今天有这兴致来走走呢？”

我们相识有一年多了，你到我这里来却还是第一回。

“我正要告诉你呢：你这几天切莫到我寓里来看我了。

我的寓里正有很讨厌的一大一小在那里，都不像人！”

“一大一小？”

这是谁呢？”

“我有些诧异。

“是我的堂兄和他的小儿子。

哈哈，儿子正如老子一般。

“是上城来看你，带便玩玩的罢？”

“不。

说是来和我商量，就要将这孩子过继给我的。

“呵！”

过继给你？”

“我不禁惊叫了，“你不是还没有娶亲么？”

“他们知道我不娶的了。

但这都没有什么关系。

他们其实是要过继给我那一间寒石山的破屋子。

我此外一无所有，你是知道的；钱一到手就化完。

只有这一间破屋子。

他们父子的一生的事业是在逐出那一个借住着的老女工。

“他那词气的冷峭，实在又使我悚然。

但我还慰解他说：“我看你的本家也还不至于此。

他们不过思想略旧一点罢了。

譬如，你那年大哭的时候，他们就都热心地围着使劲来劝你……。

“我父亲死去之后，因为夺我屋子，要我在笔据上画花押，我大哭着的时候，他们也是这样热心地围着使劲来劝我……。

“他两眼向上凝视，仿佛要在空中寻出那时的情景来。

“总而言之：关键就全在你没有孩子。

你究竟为什么老不结婚的呢？”

“我忽而寻到了转舵的话，也是久已想问的话，觉得这时是最好的机会了。

他诧异地看着我，过了一会，眼光便移到他自己的膝髁上去了，于是就吸烟，没有回答。

三但是，虽在这一种百无聊赖的境地中，也还不给连受安住。

渐渐地，小报上有匿名人来攻击他，学界上也常有他的流言，可是这已经并非先前似的单是话柄，大概是于他有损的了。

我知道这是他近来喜欢发表文章的结果，倒也并不介意。

S城人最不愿意有人发些没有顾忌的议论，一有，一定要暗暗地来叮他，这是向来如此的，连受自己也知道。

但到春天，忽然听说他已被校长辞退了。

这却使我觉得有些兀突；其实，这也是向来如此的，不过因为我希望着自己认识的人能够幸免，所以就以为兀突罢了，S城人倒并非这一回特别恶。

其时我正忙着自己的生计，一面又在接洽本年秋天到山阳去当教员的事，竟没有工夫去访问他。

待到有些余暇的时候，离他被辞退那时大约快有三个月了，可是还没有发生访问连受的意思。

有一天，我路过大街，偶然在旧书摊前停留，却不禁使我觉到震悚，因为在那里陈列着的一部汲古阁初印本《史记索隐》，正是连受的书。

<<彷徨>>

他喜欢书，但不是藏书家，这种本子，在他是算作贵重的善本，非万不得已，不肯轻易变卖的。难道他失业刚才两三月，就一贫至此么？

虽然他向来一有钱即随手散去，没有什么贮蓄。

于是我便决意访问连受去，顺便在街上买了一瓶烧酒，两包花生米，两个熏鱼头。

他的房门关闭着，叫了两声，不见答应。

我疑心他睡着了，更加大声地叫，并且伸手拍着房门。

“出去了罢！”

“大良们的祖母，那三角眼的胖女人，从对面的窗口探出她花白的头来了，也大声说，不耐烦似的。

“那里去了呢？”

“我问。

“那里去了？”

谁知道呢？

——他能到那里去呢，你等着就是，一会儿总会回来的。

”我便推开门走进他的客厅去。

真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满眼是凄凉和空空洞洞，不但器具所余无几了，连书籍也只剩了在S城决没有人会要的几本洋装书。

屋中间的圆桌还在，先前曾经常常围绕着忧郁慷慨的青年，怀才不遇的奇士和腌臢吵闹的孩子们的，现在却见得很闲静，只在面上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尘。

我就在桌上放了酒瓶和纸包，拖过一把椅子来，靠桌旁对着房门坐下。

的确不过是“一会儿”，房门一开，一个人悄悄地阴影似的进来了，正是连受。

也许是傍晚之故罢，看去仿佛比先前黑，但神情却还是那样。

“阿！”

你在这里？

来得多久了？

”他似乎有些喜欢。

“并没有多久。

”我说，“你到那里去了？”

”“并没有到那里去，不过随便走走。

”他也拖过椅子来，在桌旁坐下；我们便开始喝烧酒，一面谈些关于他的失业的事。

但他却不愿意多谈这些；他以为这是意料中的事，也是自己时常遇到的事，无足怪，而且无可谈的。

他照例只是一意喝烧酒，并且依然发些关于社会和历史的议论。

不知怎地我此时看见空空的书架，也记起汲古阁初印本的《史记索隐》，忽而感到一种淡漠的孤寂和悲哀。

“你的客厅这么荒凉……。

近来客人不多了么？”

”“没有了。

他们以为我心境不佳，来也无意味。

心境不佳，实在是可以给人们不舒服的。

冬天的公园，就没有人去……。

”他连喝两口酒，默默地想着，突然，仰起脸来看着我问道，“你在图谋的职业也还是毫无把握罢？……”我虽然明知他已经有些酒意，但也不禁愤然，正想发话，只见他侧耳一听，便抓起一把花生米，出去了。

门外是大良们笑嚷的声音。

但他一出去，孩子们的声音便寂然，而且似乎都走了。

他还追上去，说些话，却不听得有回答。

他也就阴影似的悄悄地回来，仍将一把花生米放在纸包里。

“连我的东西也不要吃了。”

<<彷徨>>

”他低声，嘲笑似的说。

“连受，”我很觉得悲凉，却强装着微笑，说，“我以为你太自寻苦恼了。

你看得人间太坏……。

”他冷冷的笑了一笑。

“我的话还没有完哩。

你对于我们，偶而来访问你的我们，也以为因为闲着无事，所以来你这里，将你当作消遣的资料的罢？

”“并不。

但有时也这样想。

或者寻些谈资。

”“那你可错误了。

人们其实并不这样。

你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5），将自己裹在里面了。

你应该将世间看得光明些。

”我叹惜着说。

“也许如此罢。

但是，你说：那丝是怎么来的？

——自然，世上也尽有这样的人，譬如，我的祖母就是。

我虽然没有分得她的血液，却也许会继承她的运命。

然而这也没有什么要紧，我早已豫先一起哭过了……。

”我即刻记起他祖母大殓时候的情景来，如在眼前一样。

“我总不解你那时的大哭……。

”于是鹤突地问了。

“我的祖母入殓的时候罢？

是的，你不解的。

”他一面点灯，一面冷静地说，“你的和我交往，我想，还正因为那时的哭哩。

你不知道，这祖母，是我父亲的继母；他的生母，他三岁时候就死去了。

”他想着，默默地喝酒，吃完了一个熏鱼头。

“那些往事，我原是不知道的。

只是我从小时候就觉得不可解。

那时我的父亲还在，家景也还好，正月间一定要悬挂祖像，盛大地供养起来。

看着这许多盛装的画像，在我那时似乎是不可多得的眼福。

但那时，抱着我的一个女工总指了一幅像说：‘这是你自己的祖母。

拜拜罢，保佑你生龙活虎似的大得快。

’我真不懂得我明明有着一个祖母，怎么又会有什么‘自己的祖母’来。

可是我爱这‘自己的祖母’，她不比家里的祖母一般老；她年青，好看，穿着描金的红衣服，戴着珠冠，和我母亲的像差不多。

我看她时，她的眼睛也注视我，而且口角上渐渐增多了笑影：我知道她一定也是极其爱我的。

“然而我也爱那家里的，终日坐在窗下慢慢地做针线的祖母。

虽然无论我怎样高兴地在她面前玩笑，叫她，也不能引她欢笑，常使我觉得冷冷地，和别人的祖母们有些不同。

但我还爱她。

可是到后来，我逐渐疏远她了；这也并非因为年纪大了，已经知道她不是我父亲的生母的缘故，倒是看久了终日终年的做针线，机器似的，自然免不了要发烦。

但她却还是先前一样，做针线；管理我，也爱护我，虽然少见笑容，却也不加呵斥。

直到我父亲去世，还是这样；后来呢，我们几乎全靠她做针线过活了，自然更这样，直到我进学堂…

…。

<<彷徨>>

”灯火销沉下去了，煤油已经将涸，他便站起，从书架下摸出一个小小的洋铁壶来添煤油。

“只这一月里，煤油已经涨价两次了……。

”他旋好了灯头，慢慢地说。

“生活要日见其困难起来。

——她后来还是这样，直到我毕业，有了事做，生活比先前安定些；恐怕还直到她生病，实在打熬不住了，只得躺下的时候罢……。

“她的晚年，据我想，是总算不很辛苦的，享寿也不小了，正无须我来下泪。

况且哭的人不是多着么？

连先前竭力欺凌她的人们也哭，至少是脸上很惨然。

哈哈！

……可是我那时不知怎地，将她的一生缩在眼前了，亲手造成孤独，又放在嘴里去咀嚼的人的一生。

而且觉得这样的人还很多哩。

这些人们，就使我要痛哭，但大半也还是因为我那时太过于感情用事……。

“你现在对于我的意见，就是我先前对于她的意见。

然而我的那时的意见，其实也不对的。

便是我自己，从略知世事起，就的确逐渐和她疏远起来了……。

”他沉默了，指间夹着烟卷，低了头，想着。

灯火在微微地发抖。

“呵，人要使死后没有一个人为他哭，是不容易的事呵。

”他自言自语似的说；略略一停，便仰起脸来向我道，“想来你也无法可想。

我也还得赶紧寻点事情做……。

”“你再没有可托的朋友了么？

”我这时正是无法可想，连自己。

“那倒大概还有几个的，可是他们的境遇都和我差不多……。

”我辞别连受出门的时候，圆月已经升在中天了，是极静的夜。

<<彷徨>>

媒体关注与评论

在我看来，鲁迅不是一般的作家，他属于为数不多的具有原创性的、民族精神源泉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

——钱理群 色貌如冰，肝肠似火……所属望者殷，所挟持者远，这是鲁迅的深刻。

——张宗刚

<<彷徨>>

编辑推荐

《彷徨(插图珍藏本)》编辑推荐：百部最伟大文学作品，青少年成长必读丛书，鲁迅先生深刻剖析和批判国民性作品，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彷徨>>

名人推荐

在我看来，鲁迅不是一般的作家，他属于为数不多的具有原创性的、民族精神源泉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

——钱理群色貌如冰，肝肠似火……所属望者殷，所挟持者远，这是鲁迅的深刻。

——张宗刚

<<彷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